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 张学良与东北军史

## 研究文集

苑红 编集

高存信 白竞凡 著

同泽出版社

# 张学良及东北军史研究文集

高存信 白竟凡 著  
苑 红 编集

香港同泽出版社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张学良及东北军史研究文集

---

- 著 者 高存信 白竟凡
- 编 集 苑 红
- 责任编辑 李治邦
- 封面设计 刘桂香

---

- 出 版 香港同泽出版社  
(香港新界屯门启发径万成大厦 11/FC 座)
- 发 行 香港同泽出版社
- 印 刷 同泽印刷厂

---

字数 50 万 开本 32 1/32 印张 28  
印数 1 - 2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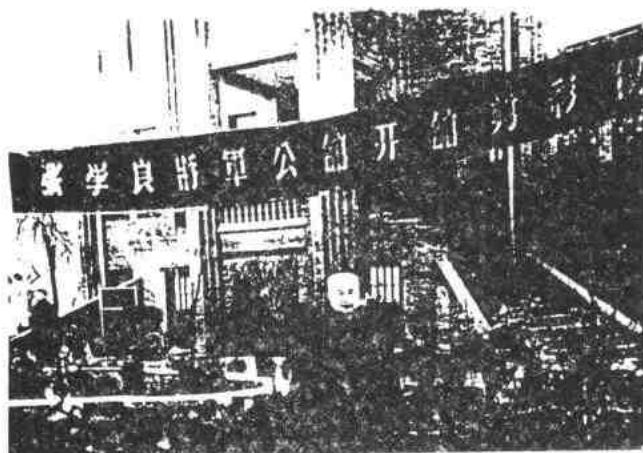
书号：ISBN963-01-918-006

定价：38（港元）



高存信和夫人白竟凡女士（1990年）

北京大化集团



高存信将军摄于西安张公馆（1986年12月6日）



1988年2月2日在北京万安公墓王以哲将军墓碑落成仪上合影。前左起：于文英、白竟凡。后排左1王育新、左2王屏、左3刘培植、左5郭维城、左6高存信



1990年6月5日在沈阳举行庆祝张学良将军九十寿辰大会上合影。  
左起：高存信、万绍芬、郭峰、李大壮。



1996年5月摄于上海。前排左起白竟凡、高存信。后排左起：杜颖、杜毅、白晶泉、虞永年（高存信秘书）



1996年3月11日在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座谈会上合影。  
前坐者左起：白亮凡、高存信、孙达生、刘培植、于维哲。右立者左起：  
赵双城、常景兴、张德良、王秦、周毅、修启春。



1996年8月12日在辽宁省开原市崇民学校奠基典礼上与郭峰（右1）合影。左2为高存信

## 序　　言

高存信将军和白竟凡女士的大著《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即将问世与读者见面。我深信广大读者阅读此书后，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它将说明本书的分量所在。

高存信和白竟凡夫妇本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发现有人篡改了其父高崇民关于西安事变回忆的稿子，为了纠正谬误，他们开始了对西安事变史实的研究，进而发展到对西安事变前前后后和事变中相关史实的研究。他们以自己的有利条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用史实论证了一些问题，也纠正了一些谬误，因而他们这本文集会使读者耳目一新，从中受到启迪；同时也是留下了有史实根据的、不同观点的文章，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史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高存信、白竟凡从研究西安事变史切入，开始研究并正在向纵深发展之际，高存信将军不幸辞世。但他严谨的治史精神连同研究成果却留给了后人。

历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面镜子，实事求是的史书的确能使人从中得到借鉴。但是有一段时间，对张学良、东北军史的研究，尤其对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有的人想在未盖棺之前就给自己定论，以为史料无存，凭着所谓亲身的经历，东抄西拼大书特书，用以达到美化自己或掩盖自己的错误或从某种个人恩怨出发编造了历史甚至篡改了历史，给西安事变史研究造成混乱。

研究历史，首先要把史实弄准，史实准确，才能公正，至于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正常的，是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只有在准确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争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也有人在一个时期里，对西安事变史的研究只准有一个调子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高存信将军敢于挖掘第一手资料，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发出不同的声音，才使有关部门了解了历史真相，使史学工作者看到了真实材料，知道了真实情况。

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还反映了高存信将军夫妇继承其父高崇民先生的遗志，为解决张学良将军老部下和东北军眷属的工作、生活等问题，为落实党的政策，不辞劳苦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实事求是向有关领导反映，使党的政策在一些人身上得到落实。他们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的。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选择这部书做为本会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在史学界起到“城市美容师”的作用，净化史学领域，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但愿此书能在这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周 豪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于沈阳

# 目 录

历史事实不容篡改	(1)
不应随意改动史料性文章	(7)
《西安事变资料选编》上的问题	(11)
记先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的前后	(27)
《孙铭九找党》一文与历史事实不符	(76)
致邓颖超、叶剑英的信	(78)
不应把孙铭九搬上电影	(81)
致中央组织部乔部长的信(关于东总的性质问题)	(85)
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信	
(对东北军党史组报告的意见)	(91)
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	(97)
致中征委领导同志的信	(99)
对《谈话纪要》的补充意见	(103)
对《西安事变大事记要》的意见	(108)
对《西安事变简史》的意见	(115)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128)
评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145)
致习仲勋的信	(173)
致阎明复的信(关于马波生同志谈孙铭九事)	(176)
家父与周公的交往	(177)
忆先父高崇民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往事	(192)
申伯纯同志的书被删改后问世	(217)

申伯纯同志《西安事变》一书被删改对照表	(222)
致冯征、石江同志的信（对画册的意见）	(235)
关于《西安事变领导小组》沿革的考证	(238)
对《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文的探讨	(241)
对应德田等人控制下的“抗日同志会” 组织与作用的探讨	(245)
致宋平同志的信（关于东总是抗日救亡团体事）	(261)
致吕副主席的信（关于应德田著书错误处事）	(263)
对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一书中之错处的摘录	(264)
试论张学良对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贡献	(273)
东北军炮兵点滴	(282)
致万副部长的信	(290)
浅析“七七”事变前后的东北军	(291)
在辽宁大学召开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98)
读《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有感—— 重点评《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302)
游雪窦寺	(326)
怀念张学良将军	(327)
统一致上——评张学良将军的三次壮举	(328)
张学良将军开始联共时间的探讨及其作用浅析	(334)
庆祝张学良将军九秩寿辰	(349)
庆祝张学良将军九十寿辰及鹤龄千载	(351)
致张学良将军祝寿电	(352)
千古功臣张学良	(353)

## 为和平统一献出一切

——观张学良将军祝寿电视有感	(357)
闻张学良将军旅美感赋	(361)
张学良将军的夙愿——国家统一富强	(362)
读张学良将军诗有感	(365)
致张学良将军的信	(367)
浅析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	(368)
情系祖国统一——纪念九一八，怀念张学良将军	(378)
接张学良将军题词感怀	(382)
致汉公的信	(383)
致汉公的信	(384)
致汉公的信	(385)
致汉公的信	(386)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阎锡山	(387)
致汉公的信	(394)
致汉公的信	(395)
在张学良将军钢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396)
张学良将军钢像揭幕感怀	(398)
力求统一，外御强敌	(400)
致张学良的信	(403)
致张学良的信	(405)
致张学良的信	(406)
祝贺张将军九六华诞	(407)
深怀、深怀、深念	(408)
爱国爱乡，千古功臣	(410)
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	(410)

张学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丰功伟绩	(411)
关于张学思专案的有关问题	(435)
共产主义思想放光芒——深切怀念张学思同志	(438)
纪念杜重远烈士	(448)
致苏政委、彭书记的信	(450)
杜重远家属治病问题	(452)
缅怀烈士杜重远	(455)
纪念“新生事件”五十周年——回忆爱国	
拥党英烈杜重远	(460)
致杨部长的信	(464)
致阎明复部长的信	(467)
杜重远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几件事	(469)
长留悲愤激人间——深切怀念先烈杜重远	(474)
致邓主席的信	(478)
致宋黎同志的信	(481)
致友今、小平的信	(482)
致邓主席的信	(483)
致宋黎并达生的信	(484)
致友今并平副部长的两封信	(486)
致吕副主席的信	(489)
致吕副主席的信	(492)
致杨副主席的信	(494)
致邓主席的信	(496)
致杰三同志并转报邓主席并杨部长的信	(499)
致杨副主席的信	(502)
致李彦同志并转朱部长的信	(503)

致徐向前的信	(505)
致凯鹏并转李彦、厚泽的信	(507)
致胡耀邦并政治局常委的信	(509)
致明复的信	(516)
民族英雄王以哲将军	(517)
为王以哲先烈题词	(554)
鼎芳老伯千古	(554)
悼念何镜华先生	(555)
致友今、小平同志的信	(557)
致友今同志的信	(558)
致仇炜同志的信	(559)
致刘小平的信	(561)
致刘小平同志的信	(563)
致小平同志并转杨静仁的信	(565)
关于请求为宋学礼立烈的意见	(569)
致阎明复同志的信	(572)
张学良将军所信赖的爱国将领赵毅	(575)
致蒋副部长、万副部长的信	(590)
蒋斌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591)
纪念郭维城同志逝世一周年	(605)
纪念郭维城同志逝世一周年	(605)
致常恩多将军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函	(606)
在崇民学校命名与奠基典礼上的讲话	(607)

## 历史事实不容篡改

看了《人民日报》三月六日转载的《文汇报》刊登的“肝胆照人，为人师表”这篇文章以后，我认为有许多地方与历史事实不符。我在写《回忆西安事变前后的高崇民同志》一文时，翻阅了四十份、五十七人次写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其中包括孙铭九本人写的三份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记录了处于当时历史事件中的孙铭九的所作所为。但是，在报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孙铭九却以通过回忆周总理而极力美化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这是应予纠正的。

为此，我们提出具体意见如下：

一、文章中说：“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这是歪曲历史，掩饰自己错误，弄虚作假的胡说！第一，释放人质是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杀王以哲是三七年二月二日，两件事相隔一个多月，怎能说得上是“一时的气愤”？第二，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陈诚等被扣人员……”，“张学良立刻电告杨虎城照办”（见《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孙铭九在六〇年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蒋、张飞机起飞后，东北军中有人主张暂时扣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经过讨论仍然决定解除对他们的监视。二十六日，杨虎城设宴为他们饯行……。”显然，孙铭九把释放大员的错误加在王以哲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扣以“擅自”的帽子也是错误

的。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三、杀王以哲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张被扣之后，王以哲主张和平解决，而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主张先要求张学良回来，否则不惜一战，他们观点不同，孙铭九就把王以哲杀了，使东北军从此分裂，瓦解了三位一体，也就使张学良更加不能回来了。但是，孙铭九蓄意歪曲历史，推卸罪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蒋扣张后，西安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孙铭九在文章中说：“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难道这是历史事实吗？在这里，孙铭九指不出究竟谁是不要营救张学良，于是，他含混其词地给王以哲扣上了这个帽子，企图为他杀王以哲、分化东北军辩解。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正如《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 65 页）一书中写道的：“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很多棘手问题摆在杨（虎城）的面前，……特别和、战两派都积极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孙铭九把当时的矛盾说成是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目的是想借营救张学良为名，掩饰其主战派的面孔，掩盖其分裂东北军、瓦解三位一体的罪行。实际上，在当时，主战派主张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潼关协议）；主和派主张先撤兵，然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但由于孙铭九等人杀了王以哲，分裂了东北军，破坏了三位一体，因此就丧失了营救张学良的条件。正如周总理指出的，“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面对周总理在当时对他们所犯错误的严厉批评的历史事实，孙铭九在这篇文章中不但没有足够的认识，反而对抗和歪曲历史事实，极力美化自己，用心何在？

三、到底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孙铭九在文章中

说是“东北军与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想不通。”诚然，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中的个别人想不通是有。但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大多是主和的，而少壮派中想不通的居多数。中、下层干部与群众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是出于对蒋介石作恶多端的义愤，承认这个事实，也不是什么耻辱。然而孙铭九却不承认这个事实，反而颠倒历史说，东北军中的高级军官是和平解决的阻力。关于这一事实，《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一文中清楚地说到，是由于东北军上层主和，少壮派（中下级军官）主战。而孙铭九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掩饰他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正如罗瑞卿等同志分析的：“少壮派军官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骨干力量，……但如果一任他们盲目行动，就会引起很大的破坏作用。”他们当时不但杀了王以哲，甚至去对周恩来同志实行“兵谏”，被周副主席严厉斥责。“孙铭九等人本以为杀掉几个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了，可以救回张学良了，结果事与愿违”。这些事实不都证明了和谈的阻力是孙铭九等人吗？孙铭九为什么要颠倒历史？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四、孙铭九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带着一系列疑问去请教周总理，回来后对我说：‘听了周先生的指教，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心中疑虑顿时消除’。”周恩来对应德田的指教是事实，并且不仅只是指教过一、两次。然而，应德田确实是“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吗？“疑虑顿时”就消除了吗？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孙铭九是在歪曲历史。孙铭九极巧妙地不谈应德田的“一系列疑问”是什么；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美化应德田（这里姑且不提应德田从个人得失出发的疑虑）。应德田是主战派头子，策划了渭南会议，说什么：谁不主战就是“孬种”，就是不想营救张学良，并且哗众取宠，策动军官们签名要和蒋介石决一死战。应德田